

# 我认识的那些“赵书和”

■向贤彪

## 文化视界

一个村，三兄弟，三十年的脱贫奋斗——央视热播电视剧《山河锦绣》，因直面贫困的写实剧情、接地气的人物塑造和富有质感的场景道具，获得广泛好评。剧中成功塑造了村党支部书记、退役军人赵书和的形象——他矢志不渝地修建水坝，推广优质小麦种植，建立旱改水稻基地，最终让乡亲们脱贫致富过上全面小康的好日子。

赵书和是艺术形象的呈现，更是现实形象的浓缩。“若有战，召必回。”我熟悉的许多退役军人，在军营奉献青春，脱下军装后再上脱贫攻坚战场，把民心民意高高举起，续写新时代退役军人不懈奋斗的传奇。“肩膀上托起被褥，行囊上挂着水壶……风里来雨里去，汗水洒下一路”正是对他们的生动写照。

他叫林上斗，2015年从旅长岗位卸任后，原本是返乡照顾卧床多年的母亲，没承想，当上了半山村党支部书记。半山村位于福建省尤溪县北部，经济基础薄弱。林上斗拿出军人的睿智和果敢，接连下了三着妙棋。

第一着：整治环境。拆除旱厕，整治猪圈，疏通沟渠，铲除荒草……在昔日的臭水塘上建成“三减”主题公园、垂钓鱼塘、生态车场、标准化公厕，使村里的环境“旧貌换新颜”。

第二着：开发旅游。半山村虽然经济薄弱，但是生态良好，村里有不少古树名木，河中央还有一座半月形小岛。林上斗提出“村社一体，共同富裕”的主张，成立半月岛生产发展专业合作社，开发生态旅游20多项，5年打造出富民兴村的“半山模式”。

第三着：全面发展。除开发旅游资源外，林上斗的目光瞄得更远，筹划得更细。依托合作社，推广种植新品种黄金百香果，如今200多亩黄金百香果项目在半山村落地；发展公益事业，建立议事亭、老人室、托儿所……如今的半山村山青水绿、产业兴旺，村民们一个个梦想化为现实。

他叫王业洲，2016年转业到福建省委组织部工作。听到部里要选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队人员，他耳旁犹如听到冲锋号，主动请缨，决心在脱贫攻坚战场再拼一把，再搏一次。

作为省派第五批福建宁德市驻村第一书记的领队，王业洲更像是冲锋在前的排头兵。临出发时，他忘了带家人为他准备的衣物和食品，却把《摆脱贫困》一书打进行囊。摆脱贫困首先要摆脱思想上的贫困，要注重调查研究，要因地利制宜，精准施策，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……研读《摆脱贫困》的一段段心得，化作他胸中策、脚下路、手中活。

冬天，王业洲冒着凛冽寒风，走在偏僻的山村小道上，与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干部实地研究脱贫致富的规划方案；春天，他的身影忙碌在田间地头，同村民一

起播种插秧；夏日，他头顶烈日，踏着海岛上烫脚的石头路，与渔民一起加固鱼排、抗击台风；秋收，他又忙着到村民家“走亲戚”，关心他们农产品的销路，分享丰收的喜悦……3年时光飞逝，王业洲和他带领的108个驻村第一书记，用艰辛的付出，让富裕之光照亮林海涛涛的山寨和浪花簇拥的海岛渔村，续写闽东摆脱贫困的崭新篇章。

他叫王靖夷，2015年转业到福建省民政厅工作。一年后，被组织派到福建省永泰县溪西村任村党支部书记。初来时，村两委没有办公场所，暂借一所废弃的小学校舍办公。坍塌的土墙，漏雨的屋顶，透风的窗户，断腿的桌椅……面对如此破败的景象，王靖夷心想：村两委没有像样的办公场所，就没有开会学习的地方，就没有村民议事的地方，就没有聚人心、集民智的地方……这咋行呢？扶贫工作就从阵地建设开始。

那段日子，王靖夷四处奔波筹集资金，并绘制图纸、招选工程队。仅用一个月，就将昔日破败的校舍装饰一新，将扶贫规划及路线图挂上墙，并在门前的操场上立起旗杆。随着每周一次的升国旗、唱国歌，村民们眼前一亮，看到了希望。

头炮打响，接下来走出更为扎实的帮扶之路——拓宽村路，方便各类车辆入村入户；建立生态林12000多亩、果林2000多亩；打造旅游品牌，扩建民宿，实现吃住、观光、采摘一条龙；为所有贫困户完成房屋修建和修缮工作，改善住房

条件；新建村民综合服务大楼，内设法律咨询室、农技学习室、老年活动室、青年读书室、幼儿托管室……

2017年11月，当一年驻村蹲点期满后，溪西村260户户主联名写信给省委组织部和省民政厅，强烈要求王靖夷留下，继续带领乡亲们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。面对乡亲们信任和期待的目光，王靖夷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。在接下来的扶贫工作中，村里面貌大变样，王靖夷也变了——满头黑发增添缕缕银丝，额头眼角多了皱纹，脸庞晒成古铜色，更像“村里老王”了！

还有姚国斌、林文春、阙乾和、李柏阳、薛磊、韩俊飞、万文华、朱铁铮……他们都是我认识的“赵书和”。同电视剧《山河锦绣》中的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和一样，他们都曾目睹破败的村落、贫困的乡民，都曾面对不被信任的眼神甚至埋怨责难，都曾经历艰难困苦、的磨砺、挫折的考验。然而，他们以坚定的信仰、勇敢的担当投入火热的战斗，啃硬骨头，挑重担子。由退役军人组成的“兵支书”群体，成为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又一曲英雄赞歌。

如今，他们中的一些人挂职完毕已回到工作岗位，一些人仍然奋战在乡村振兴的战场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：虽然有苦，还是甜多。经过脱贫攻坚的磨砺，增强了解决问题的本领，成长就有了基石；厚植心系群众的情怀，成长就有了根基。正如诗人所言：一个崇高的目标，只要不渝地追求，就会成为壮举。

俏丽谈论最多的是家乡的变化、自己看的书籍以及对未来两人共同生活的向往。当然，还不忘介绍她养的那盆天竺葵。

爱情的花蕾终于迎来绽放时刻。2021年12月，胡爽爽在休假时与许俏丽在老家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因为疫情影响，没来得及举办婚礼，胡爽爽便回到单位。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，胡爽爽也想为许俏丽做点什么。看着天上如花朵般的白云，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闪现：“丽丽这么喜欢天竺葵，我亲手种上一盆，她一定很高兴。”

说干就干。胡爽爽托人买回天竺葵的种子和松针土，还打电话咨询园艺专业的同学，把养花的门道一一记在笔记本上。

一周后，连队远赴高原驻训，胡爽爽自然带上了那一包宝贝疙瘩。周末，胡爽爽顾不上休息，认真地把花种植入土。

漫长的等待和精心的浇灌终于迎来收获的喜悦——花盆里的嫩芽悄悄冒出了头。这一天，胡爽爽难掩兴奋，走路仿佛都带着风。只要有空，他就围着那个矿泉水瓶做成的花盆转悠，嘴里不停地嘀咕着，还不时用手指比画着。细细看去，原来他是给这些芽儿“量身高”。

“班长这是犯魔怔了！”连队战士们悄悄议论。日子久了，胡爽爽的爱情故事也渐渐传开。胡爽爽站哨或者出公差的时候，战友们会帮他照顾这盆花。除了浇水、施肥，还要面对天气突然“变脸”。刚刚还是蓝天白云，不一会儿乌云就黑压压地涌来，紧接着风雪交加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这时，战友们会把花盆抱进帐篷。艳阳高照，他们再把花盆抱出来，随着太阳的移动不断变换位置。

眼看天竺葵的苗儿越长越高，胡爽爽的心情越来越好。一天早上起来，他发现花盆里的苗儿只剩下几棵在苦苦支撑。原来是昨夜风太大，帐篷的一角被刮开，刚发芽的几棵幼苗被冻死了。望着仅剩的几棵苗儿，胡爽爽不甘心：一定要让它们开出花来！

浇水、施肥、晒太阳、保温，一项程序也不敢少。胡爽爽坚信，能在恶劣的环境中扎下根，都是顽强的生命，正如戍守边防的战士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这几棵苗儿陆续开出红色的小花。虽然看上去不起眼，胡爽爽却把它们视若珍宝。胡爽爽掂着脚，把花盆高高举过头顶——仿佛这样，远方的许俏丽就能看到高原上的天竺葵。

因表现优秀，胡爽爽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。探家时，看到妻子许俏丽在机场出口等待，他激动地将怒放的天竺葵举过头顶，惊喜地发现妻子臂弯中也有同样的一抹红。

他们手挽手走出机场。阳光照耀下，两盆火红色的天竺葵在微风中摇曳，像是在尽情地说着悄悄话。

两人鸿雁传书中，胡爽爽向许俏丽讲述自己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的趣事，顺便秀一秀取得的荣誉：“四有”优秀士兵、“军事训练先进个人”……许

完毕，经指挥员点评后我们才知道，她不仅是第一个冲出宿舍的，也是第一个冲出楼栋的。要知道，一起集训的除了二十来个女学员，还有上百号男学员。她是所有学员中的第一个，乖乖。

连长、指导员检查了每一个人的着装和所携带的物资。笑话是免不了的，没穿或少穿袜子的，趿拉着鞋的，迷彩服里面没穿体能训练服的，还有帽子没戴的，不一而足。合格的不多，那个室友除外。

原来这就是紧急集合！大家再次躺到床上，平复了紧张的心情。距离起床还有段时间，于是大家放心大胆地睡了。

谁也没想到，紧急集合杀了个回马枪。这一次，大家手忙脚乱的程度大大降低。令我们没想到的是，那个室友又是第一个冲出宿舍，当然也是第一个冲出宿舍楼的。如果说第一次有偶然因素在其中，那连续两次的第一就绝不是运气的事了。

这一次列队完毕后，指挥员直接带领大家进行早操训练。我们背着背包，在偌大的操场上开始跑步。3公里，足够检测出一个背包打得质量好坏。最好的是谁不记得了，最差的是我——这是肯定的，因为我的背包没跑几步就散开了。长长的跑道，我只能抱着背包跑。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## 一瓣心香

“马兰花开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……”

“妈，基地外面的孩子也会唱这童谣吗？”“当然会了。”“他们怎么会知道马兰……”

我的童年生活是个“秘密”，从未对外人讲过。高高的胡杨包裹着小小的基地，仅够两辆车并排通过的柏油马路将各个单位及生活区连接起来。在这儿出生的我，12岁以前没有领略过外面大城市的风光。

从东门进入基地，得先绕一圈马兰花花坛。路两边种满小白杨和柳树，郁郁葱葱，恍惚有闯入南方小城的错觉。沿路直行不过数百米，右转进入一个银色铁门的大院，一排排二小白白楼整齐列队，我童年时的家便在其中。

那时的我，听着军号声起床和入睡，上学会有班车接送。为给平淡生活找乐趣，每当放学早了，我和几个同院好友便开始我们的冒险——跟班车比速度，看谁先到家。先要穿过一大片胡杨林，沟沟壑壑，跳跃其间，那条顶我半个身长的深沟竟也不怕。出了树林，跑过几百米泥土路，便能看到一个破旧大铁门，这是一个单位的工作区后门。若运气好，门没上锁，那可省了一大截力气，否则就得翻墙而入。最刺激的是翻墙进去后这段路，为了躲开还在上班的叔叔阿姨，我们七拐八绕，走走停停，模仿着从电视上学到的蹑脚功夫翻来跳去。有人说发现了是要被父母打屁股的，还有人会说被关起来。回想翻墙而入跑了那么多次，竟没有一次被抓，不知是我们几个孩子真的功夫了得，还是那些大人们网开一面。出了工作区正门便安全了，沿着马路长跑，就到了家。若班车比我们慢，就代表冒险胜利。在不大的马兰基地，这便是我童年的乐趣。

那时母亲告诉我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可以跟别人说。我不理解母亲的叮嘱，更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常常不回家。他不回来的时候，我时常搬一个小板凳，坐在楼外晒着太阳发呆。母亲知道，我在等父亲，拦也拦不住。生病成了我喜欢的事，因为那时我就能靠哭闹让父亲回来。他进门时总是带着一股寒气，抱我的时候，会让我不禁打几个寒颤。他身上的绿军装散发出洗衣粉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

漫长的等待最磨人心性。年幼的我哪里懂得为大家舍小家，只是自私地想让父亲回家。我开始向往外面自由的城市、宽广的马路、奔流的车潮、可以随时光顾的书店。我羡慕电视中能天天见到父亲的孩子，厌倦每日每夜响起的军号声和千篇一律的白色小楼。为什么是我的父亲在这里守着？

后来，我如愿去了乌鲁木齐上初中。每当向同学解释我来自哪里时，

“新”里或许有懵懂和乖张。然而，在我们新兵看来：幼稚是成熟的前奏，肤浅是深刻的桥梁，懵懂是开窍的理由，乖张是豁达的酝酿。

新兵的“新”，承载着理想；新兵的“新”，饱含着希望。

党的二十大，为我们指出成长新路；强军备战的新举措，为我们开辟新的战场。新的军事科技，助我们宏图大展；新的改革思路，引我们走向新的远方。

甩掉“新”的稚气，保留“新”的阳刚。从新兵的“新”开始，向远方的“远”驶航。争做新时代的合格战士，永远跟着党劈波斩浪！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流泪。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，自己打不好的背包抱着也要跑全程。

我是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。等我抱着被子、抹着眼泪走回宿舍，看到了那个不言不语、云淡风轻的室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——这是走出大学校园的我，通过这次紧急集合汲取的第一个人生经验，至今牢记心中。

# 马兰花开

■朱拔榕

他们眼底的迷茫让我心酸，也更加怀疑那一茬茬的坚守：如父亲一样的人在马兰守了半辈子，却无人知晓，值得吗？

初中毕业，随着父亲工作调动，我要跟马兰说再见了。临行前，父亲带我走遍整个基地，向马兰告别，也是向他付出的30年时光告别。以前，他不愿带我去山上工作的各个站点，那些他流过汗甚至流过血的地方。父亲讲述了这些地方如何从一片荒芜变成今天的模样，讲述了为工作壮烈牺牲的战友们。最后，他摘下一朵马兰花给我：“要做一朵坚强的马兰花，不只在基地盛开，更在你的未来盛开。”

离开时才发现，我是十分热爱这片土地的。一个个站点让我懂得什么是牺牲和奉献，一声声号角让我明白什么是军人的职责。

高考结束，我的志愿只有一个——军校。我为能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感到骄傲。如今，每当遇到困难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一大片蓝盈盈的马兰花随风摇曳向我招手。正如儿时的冒险，只要跨过道道沟壑，踏过片片泥土，翻越高墙，奔向心中所念，总能抵达终点。

“看呀姐姐，电视上播放的是马兰！那是你长大的地方吧？”如今，尘封的历史终于被翻开，拂去书脊上的大漠黄沙，马兰精神仍熠熠生辉。马兰还在那儿，一代代年轻人也在那儿，故事还在继续。马兰花会一直盛开，在基地，也在我心底。

# 第一次紧急集合

■伍会娟

## 军旅点滴

新训时，有一个室友令我特别佩服。她毕业院校一般，被子叠得一般，队列动作一般，战术爬得也一般，但有一样谁也比不了，那就是紧急集合。

新训临近结束，有小道消息说这两天要拉紧急集合。经历多天训练，大家对部队的生活有了一定了解，言谈举止有点军人味了，具体表现就是行动不再拖拖拉拉，见到干部和班长敬礼问好，不再害羞。紧急集合就像是出厂前最后一道检验程序，大家在期盼中都有点紧张。到底怎么个紧急、怎么个集合，谁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。

那天，熄灯号响过很久，宿舍里依然窸窸窣窣，大家都不敢睡。一直挨到后半夜，也没有紧急集合的响声。于是，有人撑不住了：“集合就集合吧，先睡了再说。”

结果一夜无语。

第二天晚上，一切照旧。

第三天晚上，就像“狼来了”的故事讲多了一样，大家对紧急集合没那么在乎了，打开被子脱衣服，睡觉。

凌晨，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响起。大家立马醒来，意识到这次“狼”真的来了。一片手忙脚乱，有人开了灯，但立即被班长关掉：“紧急集合不能开灯，这叫暴露目标，懂不懂？”

大家在黑灯瞎火中穿衣服、打背包。还有人善意地提醒大家，背包要三横压两竖。但这提醒很快又被班长给吼了：“不要讲话！”

谁也没想到，开头提到的那个室友，竟然是第一个冲出宿舍的人。列队

# 高原上的天竺葵

■刘程黄辛舟

据说天竺葵的叶片很奇怪，只要用手轻轻一碰，就会产生浓烈的臭味，令人掩鼻离开。

南疆军区某团中士胡爽爽有点不能接受这种味道。可是，许俏丽喜欢天竺葵那圆嫩的叶子和火红的花，他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。

都说玫瑰花是爱情的象征，很多女孩子对它充满热爱。许俏丽却偏偏中意天竺葵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不与春英争美艳，只求普惠遍天涯。”许俏丽是一个淡雅恬静的女孩子，胡爽爽对她一见钟情。

2019年9月，胡爽爽休假探亲，经朋友介绍和地方女青年许俏丽相识。初次见面，胡爽爽就被眼前这个落落大方的姑娘吸引。聊天中，许俏丽逐渐被胡爽爽的幽默风趣和从军经历所打动。他们的异地恋面临重重考验。虽然彼此都精心呵护这段“悬崖上的爱”，摩擦和矛盾仍无法避免。“吵架是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。”胡爽爽理解女友的苦衷，“当别的恋人在城市街角携手漫步，她只能独自一人暗暗伤神；好几次她生病，我都无法相伴左右；遇到烦心事，她打电话找我，我经常因为工作忙只得草草敷衍几句……”

有一次，胡爽爽和许俏丽约定节假日去旅游。许俏丽满心欢喜准备好出行物品和旅游攻略，却突然接到胡爽爽的电话：单位执行紧急任务，今年无法休假。为此，许俏丽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，一连好几个星期拒绝和胡爽爽聊天。胡爽爽郁闷了好一阵子，觉得自己食言愧对女友。因为任务区信号弱，胡爽爽开始提笔写信。收到信后，许俏丽有些动容。读着信中真挚、热情的话语，她心里的冰被融化了。

两人鸿雁传书中，胡爽爽向许俏丽讲述自己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的趣事，顺便秀一秀取得的荣誉：“四有”优秀士兵、“军事训练先进个人”……许

## 国防纪事

傲霜(油画)

徐宜超作

